

羌塘之春

李大鹏

你是如此的热烈、奔放！五月的飞雪刚捎来你的音讯，就见我步履匆匆地踏访藏北的山山水水。

整个严寒、疾厉的寒风经常裹挟着浓重的铅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，瞬时让天地变了颜色。大风像嗜酒汉子，晨昏不辨，终日东游西荡，惹人厌。每年四、五月的第一场落雪总是带来天宇廓清的好天气。极目远眺，温热的氣息在白天的空气中弥散开去，沙尘漫漫的景象消逝得无影无踪。深邃的苍穹下，唐古拉山脉峰峦叠嶂，顶戴着千年积雪，轮廓明净洗练。积雪开始消融，金黄色草地上留下斑斑的残雪，在升腾的空气中一眼望去，如同万千条飘动的哈达。牛羊贪恋这丰美的草料，从大清早一直悠闲地吃到日薄西山。过不了多久，大地便是一袭葱绿色的新装，上面缀满了星星点点的野花。羌塘大地所迸发出的活力，就像有人猛地吼起一支信天游，千沟万壑紧跟回旋应和，春的情怀顿时渲染了一道山梁，一条溪流。

我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已经待了三个年头，这是我所熟知的羌塘的春。岭南的油梨刚打过春就陆续盛开了；透迤向北过了秦岭，三月秦川道中迎春花也随处可见；即使是山水阻隔的青海湖，也终会受到春风的眷顾开始解冻。这里的春天却不同，她来得晚，只能做短

那年十五，星星点点，云月相依。苍琅秋月若晨曦，江涛青山似入奏。纵使千万丝缕牵，最是佳节甚思亲。山路蜿蜒，踽踽夜行之时，我与那古人一般，在那座小院借月抒思。

一眼转瞬，犹记初去那时。端月之中飞于天，穿过那座座峰入云霄的雪山，落地，一阵神清气爽，四面群山，而抬头望，一片蓝；终踏于这片净土之地——藏地。奔驰在省道之上，窗外闪过高山、松林、村落，满眼民族风情，当然还有车里时不时透进来的清澈阳光，还有刚上高原已微微阵痛的心脏。铁栅栏门，低矮院墙，藏式小房，满院绿意，两排板房，院墙边还有随风摇曳的格桑花，推开门，这个经过改造的藏家小院就是我今后的奋斗之地。

不多久，就领略到了这里的不同，从早到晚气象万变。早晚的丝丝寒意庆幸自己没在内地火炉中，而中午那看不见的紫外线却很辣疼，下午狂风暴雨的时候还得时刻注意着，刚晒的被子可不能变成吸水海绵。晚饭之后，漫步村中小道，是绝不能动作幅度过大的，已经适应的同事们，传授着各种经验，也笑着还适应要喘着气走路的我。时光漫漫，过了那段适应期，小院也在心里刻画的愈加清楚。

中间那栋藏式小房，原来墙面上是有印花的，弯弯曲曲的线条游走在墙上，还有五彩斑斓的色彩绽放于木质屋顶之上。小房的南

自从换了宿舍以后，我和泵车司机韩师傅成了邻居。韩师傅大概五十岁上下，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。每天见面，他都会给我讲几句做人的道理，讲一讲他年轻时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，最后往往总结性地讲：“傻小子，别丧气，你还年轻，大有前途着呢！”韩师傅喜欢喝酒。在他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只塑料酒桶，里面总是存放着他自己配制的美酒——从幽深小巷里淘来的陈年佳酿，混合上枸杞、大枣、桂圆与冰糖。酒香四溢，色泽艳丽。那酒，闻之辄醉，醉辄无以自拔。工作不忙时，韩师傅常把我一叫，两个人坐在简易桌旁对饮。气氛虽无大诗人聚会般激情澎湃，亦无才子佳人幽会时柔情缱绻，但个中滋味，非亲自坐下来喝一碗不能体会。

每次喝酒时，线团儿就乖乖蹲在我们脚边，抬头仰望着我们。

线团儿是韩师傅养的一只小花狗，抱回来时只有一点大，大家都叫它“花花”。而我一直认为那名字太过俗气。美女作家卫慧的《上海宝贝》里，有一只狗叫线团儿，形容小巧玲珑，像线团儿一样可爱。于是我不管小花狗是否喜欢，就硬是把那名字强加给它了。

每当我从食堂打饭回来，线团儿就远远地跑来，围着我转圈，翘起前爪抓我的裤子。如果心情好，我就蹲下身子一边抚摩它脊背上凉瓦瓦的长毛，一边把碗里的肉片挑出来给它吃。若是心情不好，就用鞋底招呼它，把它赶开，以免弄脏裤脚。但无论我的心情是好是坏，无论招呼它的是肉片还是鞋底，下次遇见我，听见我的口哨或歌声，它都会不记前嫌地飞奔过来，用它特有的方式欢迎我这个朋友。

六月份从东北老家回来，我的心情一度很差。家庭的烦恼，工作的不

暂的逗留。植物的返青时间仅有极短暂的三个月，要在这么短的季节里完成萌发、生长、开花、结籽、成熟的全过程，每一颗生命要付出多少的艰辛努力！一股温润的东风为什么会在羌塘产生如此巨大的魔力？是因为羌塘大地经受了漫长的严冬的折磨，是因为她的心中都积淀了太多太深的期盼。所以，春天只一个轻轻的呼唤，她就立刻焕发出勃勃生机。这是李白在失意流放途中喜遇赦免，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欢快；是杜甫在困顿流离之中喜闻官军收复蓟北，“漫卷诗书喜若狂”的酣畅。

这个季节，很多牧人赶着牛羊离开僻风的山坳，携带帐篷、食品，举家追赶春的步伐转场放牧。我亲眼见过许多的藏族儿童，在旷野中欢快地追逐嬉戏。这片贫瘠土地，给他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一切物品；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里的恶劣环境，这就难怪他们禀性剽悍勇敢。一位年迈的牧人说，你们城市太偏远了，这儿有牦牛和羊群，有醇香的酥油茶，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。毋庸置疑，这表达了羌塘儿女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最真挚的感情。

闻及此言，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。在海拔4700多米风火山山腰，有几间不起眼的房子。它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是世界上唯一的高海拔多年冻土区定位观测站。40多年来，观测站工作人员驻守在这里，抱定了对共和国铁路建设事业的坚定信念；有的工作人员就是当地人，他们甚至只有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逻辑——青藏铁路终会修到自己的家乡。他们连续测取1200多万组数据，奠定了我国科技工作者最终破解高原冻土这一世界难题的坚实基础。我们不难想象，在这万丈冰的孤寂中，他们对每一个春天有着怎样深情的守望。又一个春天降临在这里，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几经周折终于开工建设了！这几年，我亲眼目睹了建设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羌塘，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筑起高原的脊梁，改换了春的容颜。看哪，藏北的群山没有一座突兀在外，一个个圆墩墩的，看似不甚高，但实际上却拥有无与伦比的高度，就像建设工地上的员工，他们没有峥嵘的锋芒，但拧成一股劲，却有着伟大的无可比拟的创造力。

青藏铁路像什么？它是飞天袖间撒落的一串花瓣，是羌塘大地永恒的一个春天。

(作者单位：三公司)

藏地小院

梁程

面是一块长方形的地，主人家在里面撒满了格桑花种，四季更迭而花开花落。小房的西面及北面也是改造过的一片地，曲径穿过，首宿满地，绿意盎然，当院墙外的柳枝条散发着嫩绿伸进院子里时，也是点缀。

从小院的后院墙望过，刚好有一藏地特有的经幡塔，去工地的路上，最幸福的莫过于看到大雨过后经幡塔上在彩虹下飘扬的风马旗，仿佛是要将祥瑞散布在藏地一般。后院之后是一片平滑的江滩沙地，当然边上就是那养着无数藏地儿女的雅鲁藏布江，它如母亲一样，平静时清波荡漾，暴躁时浪涛奔涌。回头再望，小院前面就是如画的大山美景，晨起时云雾缭绕如仙境，落日时雪顶金光乍现，小小的瞳孔盛满那天然画卷，殊不知自己已在此画中，还有那小院。

如今人已去，画仍在，画里的人儿事儿还在延续。致敬，藏地建设者！

(作者单位：物贸公司)

顺，年轻人情感的落寞孤寂……种种愁绪困扰着我。一个个孤单清冷的夜晚，我从外面回到同样缺乏欢乐与温暖的宿舍，面对远处工地上昏黄黯淡的灯光，往往悲哀得一场糊涂。人活在这个庸扰不堪的世界里到底何在？为什么我所醉心的一切皆离我远去，为什么我再努力也终究留不住一些我所向往的东西？这样的问题一路想下去，直到天光大彻，也得不到让自己内心平静一点的答案。大多数时候，我实在伤感得不行，简直快要流下泪来了，于是从楼道里把线团儿拖出来，把脸靠在她的脊背上。它从梦中惊醒，注视我沮丧的脸。它默默地把我的手指含在嘴里，用锋利的牙齿轻轻啃咬，却从不曾把我咬痛。我和它保持这种安静的姿态一个小时或更久。直到我觉得自己心灵的某一个地方豁然开朗，种种不快如冰雪消融、春暖花开，才松开它，带着刚刚涌上来的睡意拧开宿舍的门。我对自已说：“晚安，明天是新的第一天！”而我的线团儿，重新蜷进楼道的阴影里，安然进入梦乡。

九月底，韩师傅工作调动，要到忠县去。知道他调走的消息，是在他临行前的中午。我从外面拿着一大把发票回来，等待下午上班找领导签字。韩师傅站在阳台上，嘴里叼着一支“白沙”烟，看见我回来，他大声喊：“小张，中午过来喝酒。”韩师傅炒了几个菜，三荤一素一汤，我进屋时，他正把一块最大的排骨扔给线团儿。等我坐定，他端出一碗被枸杞浸成红色的酒，示意我喝下去。由于下午还有工作，我很难为。我对韩师傅说：“韩师傅，今天就不喝了吧？”中午喝酒对身体不好！”他愣了一下，没说什么，只是用筷子又夹了一块排骨扔给线团儿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他对着线团儿喃喃自

语：“花花啊花花，真舍不得你！要是单位派车，我一定把你一起带走。可是……哎！我走了，你千万不能到处乱跑。村子里嘴馋的人太多，你要是让他们抓住，准把你给吃了。”我抬起头，惊讶地问：“韩师傅，你要调走了？”他点点头。线团儿似乎也听懂了，它放下嘴里的排骨，用眼睛不住打量我和韩师傅，发出呜呜的悲哀的叫声。我弯腰摸了摸它的脖子，它不肯理我，而是慢慢踱到韩师傅身边，用身子蹭韩师傅的腿。我直起身，端起桌上的酒，

线团儿

张玺嘉

说：“韩师傅，来，我们喝酒。”“中午喝酒不是对身体不好吗？”韩师傅微笑着问：“对身体不好，可是对心情好！”我回答。

韩师傅走了。在我们这样的流动单位，一个人的离开和一个人的到来都是悄无声息的。早上起床时，工地一切照旧，斜拉桥主塔塔照高耸入云，各种大型机械照旧轰鸣不休。惟有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在临走时送上依依惜别的拥抱，而那拥抱的温度，也在这烟雨蒙蒙的季节，完全消散在濡湿的空气里了。

韩师傅走了，电工谷师傅收养了线团儿。可线团儿丝毫不领情，每次趁谷师傅不注意，它就又跑回我们宿舍，对着韩师傅上了锁的门眼巴巴地张望。谷师傅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做了一个项圈套在它的脖子上，用铁链把它栓紧。

以牡丹的名义

胥经纬

古城，还曾经很多次想象过这座古城的模样。不曾想因洛阳市轨道交通的建设，如今竟能信步而得名的餐点在叫卖声中兜售一空，和友人随便找了一家早餐摊位坐下，听着同桌的几个人呼哧呼哧的吸溜着胡辣汤，于是我也学着试了试，不想却被胡辣汤纯粹的胡椒味呛了个半死，只差一口气没不彼，伴随着不断的打嗝，合着葱油饼囫圇吞下肚子赶紧逃离，可能这也是异乡人有别于本地人的其中一个原因吧。

到达项目部的第一天，很奇怪地发现地处城市里，附近竟然有人家养有公鸡，六点多就被打鸣声从梦中唤醒，只好起来，进

而开始一整天的忙碌。迎来送往，各种琐事，楼上楼下的忙碌，当然，不仅仅是我如此，工程人尽是如此。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很可能有住在公寓里式大楼里的，用同事的话说就是“这是上班十多年来第一次住这么高大上的房子的项目，猛一进来还有些不适应了。”的确，自参加工作以来，不是彩钢房就是集装箱，要么是城中村的民房，甚至是帐篷，对于习惯了各式各样的简易住所的我们而言，突然入住这样的公寓式大楼，还真让大家有些无所适从，说到这突然觉得有些心酸，为自己背井离乡的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，为太久不能侍奉双亲抚育孩子，不能陪伴家人而辛酸。记得在一位同事的婚礼

三月，日子似乎过得快了好些，牛年的开头一下子就没了影。随着日复一日机械式戴口罩的动作，对生活的感知也变得有些迟钝，虫子的聒噪，鸟儿的飞了又来，乃至月亮的圆了又缺……统统没有注意到。

三月初一的晚上，和往常一样，下班往宿舍走，乌黑昏暗的天空，突然闪过一瞬亮光，头顶上方那一片不大的天空，猛的传来一声炸雷，雷霆炸裂般发出巨大巨响，整个人都震惊起来。在这座城市已经度过三个春天，记忆中似乎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响亮的雷声，竟看得这夜空出神了——上次停下脚步这么看天空，还是两年前一——小区里没有路灯干扰，天空看着要清晰些，夜幕下层层层的乌云开始聚集，一场大雨即将而至。远处的天空好像竞争似的，抓住机会向了头，闪电划破长空，直愣愣的向大地劈去；少顷，轰隆隆的炸雷便传了过来，车水马龙的公路上机械的声音随之被覆盖。

春雷炸开了头，山城的春雨也就紧随其后步履匆匆地来了。记忆中最多的春雨是在古诗文里，都是温柔的：在杜甫笔下是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；在刘长卿笔下是“细雨湿衣看不见，在韩退之笔下是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；在志南和尚笔下是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。解缙的打油诗里还说过“春雨贵如油”。山城的春雨显然不理会文人的这套，大雨滴急吼吼地打下来，矜持什么的，是一丝毫不顾不得了，胡乱地砸在地上，噼里啪啦，摆明了要扰人清梦，颇有点电影《大鱼海棠》中暴雨的味道，就差灵婆摸着猫在那里喃喃自语：“这下边儿脏东西不少，该好好洗洗了。”

晨起，一地细碎的阳光，穿透玻璃纸从窗户照了进来，比往常更加明亮。一夜的洗礼，树冠变绿了许多，就连空气也带着香甜的味道，即便是透过口罩也能体验到久违了的清新。

我一直觉得，雷雨是春天的使者，打了雷，下了雨，才算是春天来了。动物在雷声中找回活力，雨水给草木带来生机，一切都在这强烈的信号面前复苏，重现先前风光的模样。与这景色相适应，曙光和春天一起到来，这雷雨，应该也是大自然的祝贺吧。

就像歌里唱的“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彩虹……”

(作者单位：桥梁公司)

春雨是自然的祝贺

杜启航



布里恩茨湖

邱义山 摄

了，很难找得回来。”谷师傅叮叮、万嘱咐。

我牵着线团回到我们的宿舍。这里一如以前的样子。一小片竹林，一小丛栀子花，阳光斜斜射在二楼阳台上。白天，韩师傅每次工作归来，都要坐在那里，沐浴着阳光，眯起眼睛吸一根烟。线团儿开始兴奋起来，它用鼻子不停嗅着，不时钻进草从爪子里扒着什么，并且拼命挣我手中的铁链。我带着它飞奔起来，一时间惊扰了树上的小鸟和菜园里的蜻蜓。往昔那如画的岁月反复播放，我和线团儿同时沉浸在幸福之中。它的两只耳朵机敏地立起，舌头也长长地伸出，大口喘着粗气。

突然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我决定解开拴在它脖子上的项圈，那项圈实在是太重、太难看，那是与过去的线团儿完全不符合的一个赘物。线团儿突然感到脖子上轻松了。它用怀疑的眼光瞅瞅我，然后使劲摇晃脑袋，把脖子上被项圈压得扁平的毛抖得蓬松。我欣慰地看着它。可是，就在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，它猛然启动，朝着菜园里的一条小路头也不回地狂奔而去。我一下子呆住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明白过来，线团儿是在逃跑。我大声喊：“回来，线团儿！”它理都不理我，朝着那条从未涉足过的小路一直向前。我提着笨重的项圈和铁链，磕磕绊绊追在它的身后。它跑得很快，跟在配电房里的奄奄一息大相径庭，我根本追不上它。不过，每次跑到一个叉路口，它总会犹豫一下，才决定往哪边继续，这给我提供了一点时间缩短我们的距离。可是最终，它从一扇篱笆墙缝隙钻过去，而我因为个子太大无法通过，只能失望地看着它的背影叹息。

它却停住了脚步，回头用一种万般复杂的眼神看着我，那眼神给了我一点希望。我蹲下身，像之前无数个日子里做过的那样，伸出我的右手。我说：“过来，过来线团儿！相信我，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你心情不好。韩师傅走了，你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也会迷路，我的生活也经常失去方向。可我们总要面对，我们不能就此失去勇气。韩师傅走了，谷师傅也是好人，他会像韩师傅一样对你。他也会给你洗澡，给你买好吃的。我也会来看你，像你一样给你唱歌。过来！你不能一个人逃走，没有主人你会变成野狗。在这个村子里，到处隐藏着危险，他们会因为你威胁到他们家家的鸡而追打你，还有一些馋嘴的家伙就想吃掉你。回来，快点回来！”我知道，线团儿无法听懂我说的话。而我这些话，本也不是说给它听的，我是在说给我自己。我在鼓励懦弱弱的我，就算生活怎样失去方向，就算前途怎样坎坷迷惘，我都要坚强。我绝不能做逃兵。逃走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，那种行为是可耻的。

线团儿把身子塌下去，后腿弓起来，朝着我凶巴巴地汪汪叫了两声。我还是执拗地向它伸出我的手。终于，它想通了什么似的，缓缓从篱笆缝隙里钻回来，试探性地靠近我，然后伸出舌头舔我的手心。我抱住它，心里空荡荡的，仿佛荒芜了一大片。我把项圈重新套在线团儿脖子上，然后拿起铁链，慢慢走回配电房去。

上司问向了同样是一局工程人的新娘父亲一句话“不知道叔叔还记不记得有多少年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一个拥抱了，今天女儿就要嫁人了，是否要好好拥抱一下自己的女儿呢”，这场景让在场的所有工程人泪奔。细想，确实很久很久没有拥抱过孩子拥抱过爱人拥抱过至亲之人了，或许我们在天南地北的忙碌的时候，妻儿真的是在千盼万望中在心里数落着我们的久久不归，却也心疼着我们的辛苦，思念着身处异乡的我们。

耳边总能听到“嫁人不嫁工程郎”的话语，可依然有那么多多的女子下嫁于我们这个群体之中，我想，这不仅仅是爱，应该还有勇气，有坚毅和理解。想趁此向天下工程人的家人们说一声“谢谢你们”，我想以牡丹的名义，将深埋心中的爱遥寄给你们，愿家人安康，愿一局人安康，愿天下工程人安康！

(作者单位 新运公司)